張忠烈公集

張忠烈公集總目

原序

尚書詩古文詞皆自丁亥以來才筆橫溢藻采繽紛大略出華亭一派明人自公安竟陵狎主齊盟王李之壇幾於阨塞華亭陳公人中出而振之顧其於王李之緒言稍參以神韻蓋以王李失之廓落也人中爲節推於浙東行其教尚書之薪傳出於此及在海上徐都御史闇公故與人中同主社事而尚書壬午齊年也是以尚書之詩古文詞無不與之合雖然尚書之集日星河嶽所鍾三百年元氣所萃也而手以藝苑之危言屑屑孜其源流之自陋矣嗚呼古來亡國之大夫其音必淒楚鬱結以肖其身之所涉歷蓋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也

獨尚書之著述噌吰轉大含鐘應呂儼然承平廟堂巨手一洗亡國之音故閻公之序欲以尚書所作而卜崦嵫之可返此其故良有不可解者豈天地間偉人固不容以常理論耶當是時以蠔灘鼇背為金湯以鮫人蜑戶為丁口風帆浪楫窮餓零丁而司隸威儀一綫未絕遺臣故吏相與唱和於其閒其遇雖窮其氣自壯斯其所以為時地之所不能囿耶嗚呼尚書之集翁洲鷺門之史事所徵也吾聞尚書既被執籍其居無所有但得箋函二大簏皆中原薦紳所與往來送入帥府薦紳輩懼遣說客請焚之帥府亦恐搖人心如其請投之一炬火既息有二殘冊耿耿不可爇左右異而視之則尚書

之集也說客因竊置懷而出遂盛傳於人間嗚呼尚書之身可死集不可泯殺其身者梁父亢父所以成一代之純忠存其集者祝融吴回所以呵護十九年之心氣夫孰非天之所為哉乃為詮次審定其奏疏書檄諸種曰冰槎集其古今體詩曰奇零草曰采薇吟其己亥紀事曰北征錄共十二卷附以鄉薦經義一卷予又為作詩話二卷年譜一卷以詳其集中贈答之人與其事云

後學全祖望拜序

奇零草序

嗚呼何天心久不定邪何狎於穢德開闢來三百年而日月復晦蝕邪明室當再興著於圖籙非誣也其果有驗邪其終不可問邪漢之中圮也舂陵之氣鬱然而世祖名在讖緯遂協天符諸葛公數出師北伐其自表曰成敗利鈍非所逆睹然遺碑秘記後世猶傳以為神則非不知也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也江陵淪陷蕭梁遂亡王子珩以一州之力聲義抗旌雖兵敗身奔益以復仇為事終不北面於陳君子哀其志焉南宋之末文謝諸公忠冠古今鄭所南作心史錮之井中三百餘年其書始出書中猶言宋室中興有日則所南固不知宋之

終亡矣夫興亡者天也亡而復興亡而不復興亦天也
君子不恃乎天亦不阻乎天孔明所云竭股肱之力繼
之以死誠志士之準也虜馬南侵普天同仇死節之臣
項背相望於今十有八年而鳩衆搴旗者猶可指數若
栖遲山海漢臘周冠不染薙族之輩亦所在而有豈前
代可及哉余於丁亥秋始與同年少司馬玄箸張子相
見於昌國賦詩贈答含杯抵掌罔無間晨夕其時以為
中興大業指顧可定旛竿北發神州豪傑必有響應者
師入揚子江登金焦山燿火通孝陵題詩藺若中此豈
僅博浪沙一擊哉己亥之夏延平王以舟師取瓜步下
京口而守之玄箸自以所部義從數千餘人舍舟登陸

復姑熟宣州新安銅陵諸郡邑沿及江以北歷陽皖口横江諸險要大抵皆傳檄解綬無為虜堅守者會我師不戒蹶於金陵城下倉卒南還而言箸方經營江北未之知也大勢崩潰聲援莫接於是幅巾芒屩混跡緇流夜行晝伏久之始達浙海復歸行營樹纛鳴角散亡乃集昔梁將陳慶之以兵八千北伐乘勝下元魏數十城直擣洛陽其事與今相類兵燹間行得達江南亦與今相類蓋孤軍久駐兵法所忌然亦足以砭頑起懦震疊中原矣歲月飄忽今又二年江南北尚爾寂寂四七之讖為有為無言箸雖欲枕戈將何恃以共大功迩綴緝其所著詩名之曰奇零草而問序於予夫東旄鉞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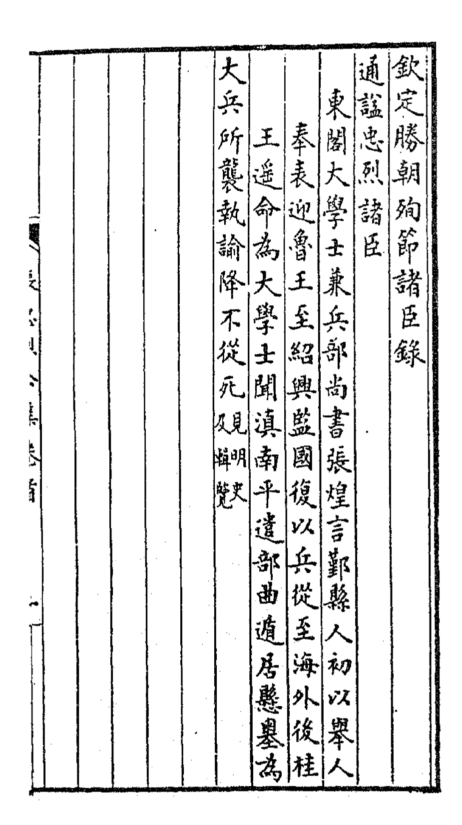
恢復者玄著之志也躭翰墨以畢餘生者不肖遠之業也茲乃輟軍務而留意於詩歌將無世事汗漫特以暇日勤為成編以俟後世之知也邪余聞詩能窮人又聞窮而後工於詩覽玄著所作其氣昌明而宏偉其詞贍博而英多蓋明堂之圭璧清廟之貢鏞也長離一鳴世以為瑞況律呂之相宣乎夫氣有衰盛先動乎人聲取奇零草而絃歌之無待審音可比夔曠明室之再興於是乎可卜矣奚必覆揆前代之已事而為疑且信哉華亭年眷弟徐孚遠題於思明之西埔寓時大明永曆十五年歲在辛丑九月之望

奇零草序

予得此於定海命謝子大周鈔別本以歸凡五七言近體若干首今久失之矣聊憶其大槩為之序以藏之嗚呼天地晦冥風霾晝塞山河失序而沈星隕氣於窮荒絕島之間猶能時出其光燄以為有目者之悲喜而幸覩雖其揜抑於一時然要以俟之百世雖欲使之終晦焉不可得也容為予言公在行間無日不讀書所遺集近十餘種為邏卒取去或有流落人間者此集是其甲辰以後將解散部伍歸隱於落迦山所作也公自督師未嘗受强藩節制及九江遁還漸有掣肘始邑邑不樂而其歸隱於海南也自製一椑置寺中實糧其中俟糧

且盡死門有兩猿守之有警猿必跳躑哀鳴而聞之至也從後門入既被羈會城遠近人士下及市井屠販賣餅之兒無不持紙素至羈所爭求翰墨守卒利其金錢喜為請乞公隨手揮灑應之皆正氣歌也讀之鮮不泣下者獨士大夫家或頗畏藏其書以為不祥不知君臣父子之性根於人心而徵於事業發於文章雖歷變患逾不可磨滅歷觀前代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武帝曰粲自是宋忠臣何為不可歐陽修不為周韓通立傳君子譏之元聽湖南為宋忠臣李芾建祠明長陵不罪藏方孝孺書者此帝王盛德事為人臣子處無諱之朝宜思引君當道臣各為其主凡一切勝國語言不足

避忌予欲稍掇拾公遺事成傳略一卷以備惇史之求
猶懼蒐訪未徧將日就放失也悲夫慈谿姜宸英拜序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

通謚忠烈諸臣

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張煌言鄞縣人初以舉人奉表迎魯王至紹興監國復以兵從至海外後桂王遥命為大學士閩滇南平遣部曲遁居懸嶴為大兵所襲執諭降不從死見明史及輯覽

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　餘姚黄宗羲撰

語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所謂慷慨從容者非以一身較遲速也扶危定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絲有所未盡不容但已古今成敗利鈍有盡而此不容已者長留於天地之間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常人藐為説鈴賢聖指為血路也是故知其不可而不為即非從容矣武林張文嘉甬水萬斯大與僧超直葬蒼水於南屏之陰余友李文胥謂文山屬銘於鄧元薦以元薦同仕行朝也今行朝之臣無在者蒼水之銘非子而誰余乃按公奇零草北征錄及公族祖汝翼世系次第之以為銘公諱煌言字元著别號蒼水宋相張知白之

裔也曾孫集賢修撰襲自滄州徙平江集賢子覦又自
平江徙鄞九傳至景仁避元末之亂泛海至高麗洪武
初始返鄉里又四傳而張氏以雍睦名長伯祥舉成化
癸卯賢書次珽次玠次璟里人以孝友名之玠生錫錫
生淮淮生尹忠尹忠生應斗應斗生圭章字兩如天啓
甲子舉人仕至刑部員外郎公之父也妣趙氏封宜人公
幼頎跅弛不羈好與博徒遊無以償博進則私斥賣其
生產刑部恨之然風骨高華落落不可一世年十六為
諸生時天下多故上欲重武試文之後試射諸生從事
者新射莫能中公執弓抽矢三發連三中暇豫如素習
者觀者以為奇崇禎壬午舉鄉試東江建義公與錢忠

介同事授翰林院編修出籌軍旅入典制誥丙戌師潰公汎海依肅虜於瀛洲明年松江吳勝兆反正以右僉僉都御史持節監定西侯軍以援之至崇明颶風覆舟公匿於房師故諸曁令家以免得間道歸海上又明年移節上虞之平岡山寨與王司馬相犄角焚上虞破新昌浙東列城為之晝閉庚寅瀛洲為行在公復從之瀛洲墮扈蹕至閩海時閩事主于延平遥奉桂朔監國為寓公而已公激發藩鎮改鷄首而北之癸巳冬返浙明年復監定西侯軍入長江登金山遥祭孝陵三軍皆慟哭失聲爟火通於建業題詩蘭若中以上游師未至左次崇明頃之再入長江掠瓜儀抵燕子磯南都震動而

師徒單弱中原豪傑無響應者亦遂乘流東下聯營浙海戊戌滇中遣使授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延平北伐公監其軍碇羊山孽龍為禍海舶碎者百餘義陽王溺焉羊山者海中小島羣羊乳其上見人了不畏避然不可殺殺之則風濤立至軍士不信執而烹之方熟而禍作於是返旆明年五月延平全師入江公以所部義從數千人並發至崇明公謂延平崇沙江海門戶懸洲可守不若先定之為老營脫有蹉虞進退自依不聽將取瓜州延平以公為前茅時金焦間鐵索横江夾岸皆西洋大礮礮聲雷鉤波濤起立公舟出其間風定行遲登柂樓露香祝曰成敗在此一舉天若祚國從枕席

上過師否則以余身為虀粉亦始願之所及也鼓棹前進飛火夾船而墮若有陰相之者明日延平始至克其城議師所向延平先金陵公先京口延平曰吾頓兵京口金陵援騎朝發夕至為之奈何公曰吾以偏師水道薄觀音門金陵將自守不暇豈能分援他郡延平然之即請公往未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抵觀音門延平已下京口水師畢至七月朔公哨卒七人掠江浦取之五日公所遣别將以蕪湖降書至延平謂蕪城上游門户倘留都不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足辦七日至蕪湖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郡以截上流一軍拔和陽以

固采石一軍入甯國以偪新安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歸郡則太平甯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甯國南甯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縣巢縣含山舒城盧江高淳溧陽建平州則廣德無為和陽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四江楚魯衛豪傑多詣軍門受約束歸許禡牙相應當是時公師所過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父老扶杖炷香挈壺漿以獻者終日不絕見其衣冠莫不垂涕亡何而金陵之敗聞公方受新安之降乃返蕪湖初公語延平師老易生它變宜遣諸帥分廵郡邑留都出援我則首尾邀擊如其自守我則堅壁以待倘四面克復收兵麕至金陵如在

掌中矣延平不聽自以為功在漏刻士卒釋冰而嬉樵蘇四出營壘為空大兵諜知以輕騎襲破前屯延平倉卒移帳質明軍竄未就大兵傾城出戰兵無鬬志大敗延平亦遂乘流出海并撤京口之師而去公之聞敗也亦謂軍雖挫未必據登舟即登舟未必據揚帆即揚帆必且退守鎮江故彈壓列城無有變志遣人至延平請益百艘天下事尚可圖也已而知其不然大兵千餘艘截於下流歸路已梗引舟趨鄱陽以集散亡八月七日次銅陵與楚師遇兵潰有言英霍山寨可投者乃焚舟登陸士卒尚數百人十七日入霍山界縣有陽山寨寨在山巔可容萬人饒水泉故義師所據已受招撫聞公

至拒之英山有將軍寨轉而至彼渡東溪嶺追師奄至士卒皆竄公相依只一僮一卒迷失道土人止之公賂土人為導變服夜行天明而踪跡者衆導脱身去踪跡者得賂乃解然茫然不知去向念有故人賣藥於安慶之高河埠求一人導至其所至則故人他往而故人之友識公為張司馬憐其忠義導公由樅陽湖出江渡黄盆抵東流之張家灘陸行建德祁門兩山中公方病瘧力疾零丁至休寧買棹入嚴陵浙人熟公面目改而山行自婺之東義出天台以達海壖樹纛鳴角散亡復集庚子駐師林門辛丑冬入閩海遣客羅子木至臺灣責延平出師時延平方與紅夷搆難殊無經畧中原之志

公作詩誚之云中原方逐鹿何暇問虹梁明年滇事敗延平既不出公復歸浙海甲辰散兵居於懸嶴在海中荒瘠無居人山南多汊港通舟其陰巉岩峭壁公結茅其間從者為羅子木楊冠玉餘惟舟子役人而已於時海內承平滇南統絕八閩瀾安獨公風帆浪楫傲岸於明台之間議者急公愈甚係累其妻子族屬以俟公之小校降欲致公以為功與其徒數十人走補陀偽為行脚僧會公告糴之舟至糴人謂其僧也昵之小校出加以脅糴人令言公處擊殺數人而後肯言曰雖然公不可得也公畜雙猿以候動靜船在十里之外則猿鳴木杪公得為備矣小校乃以夜半出山之背緣藤踰嶺而

入暗中執公并及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
十九日公至甯波方巾葛衣轎而入觀者如堵墻皆數
息以為畫錦張帥舉酒屬公曰遲公久矣公曰父死不
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後數
日送公至省供帳如上賓公南面坐故時部曲皆來庭
謁司道郡縣至者公但拱手不起列坐於側皆視公為
天神省中人賂守者得覩公面為幸翰墨流傳視為至
寶每日求書者堆積几案公亦稱情落筆九月七日暮
府請公詣市公賦絶命詩我年適五九復逢九月七大
厦已不支成仁萬事畢遂遇害子木冠玉舟子三人皆
從死子木名綸溧陽人冠玉鄞人公生於萬厤庚申六

月初九日年四十五娶董氏子萬祺先公三日戮於鎮江今以再從子鴻福為後公精於六壬兵屯東溪嶺占得四課空陷方大驚而追騎已及羅舟未返占課大凶主有非常之變徘徊假寐卒遭束縛閒嘗以公與文山並提而論皆吹冷焰於灰燼之中無尺地一民可據止憑此一綫未死之人心以為鼓盪然而形勢昭然者也人心莫測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測則亦從而轉矣唯兩公之心匪石不可轉故百死之餘愈見光彩文山之指南錄公之北征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文山鎮江遁後馳驅不過三載公丙戌航海甲辰就執三度閩關四入長江兩遭覆沒首尾十有九年文山經營者

不過閩廣一隅公提孫軍虛喝中原而下之是公之所處為益難矣公父刑部嘗教授余家余諸父皆其門人至余與公則兩世之交也念昔周旋鯨背蠣灘之上共此艱難今公已為千載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余屈身養母戔戔自附於晉之處士未知後之人其許我否也銘曰

盧陵之祠四忠一節文山自許俎豆其列誰冠貂蟬增此像設曰惟信公終焉是揭西湖之陽春香秋霧北有岳墳南有于墓公亦有言宅穸是附同德比義而相旦暮前之盧陵後之甬水五百餘年三十有里一時發言俱同讖語天且勿違成人之美

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鄞張公神道碑銘

鄞縣全祖望撰

世祖章皇帝之下江南也浙東拒命雖一歲遽定而山海之間告警者尚累年吾甯之首事者為錢沈二公其間相繼殉節者四十餘人而最後死者為尚書張公方錢忠介公之集師也移檄會諸鄉老俱未到獨公先至忠介相見且喜且泣既舉事卽遣公迎監國魯王於天台王授公為行人至會稽賜進士加翰林院編修兼官如故入典制誥出籌軍旅公雖與忠介共事而持議頗不盡同閩中頒詔之使至議開讀禮張公國維與熊公汝霖為一議朱公大典與忠介為一議公出揭以為當

如張公之言因請自充報使入閩以釋二國之嫌王從之及自閩還累有建白不見用江干之破也公泛海入翁洲道逢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王入閩公從之旣至招討使鄭成功以前頒詔之隙修寓公之敬於王而不爲用公勸名振還石浦招散亡以謀再舉乃偕還王加公右僉都御史時戚虜侯黃斌卿守翁洲名振以石浦之軍與爲犄角明年松江提督吳勝兆請以所部來歸斌卿心不欲往而故都御史沈公廷揚御史馮公京第與公並勸名振應之遂監其軍以行至崇明大風覆舟沈公死之公與名振等皆被執有百夫長者識公導之使走乃得至公之故壬午房考知諸曁縣錢氏七日間道

復歸翁洲時忠介已奉王出師於閩浙東之山寨亦羣起遥應之公乃集義從於上虞之平岡山寨之起也因糧於民民始以其為故國也共餉之而其後遂行抄掠民苦之其不以横暴累民者祇李公長祥東山寨王公翊大蘭山寨與公而三履畝輸賦餘無及焉庚寅閩師潰諸將以王保翁洲名振當國召公以所部入衛加公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辛卯浙之提督田雄總兵張杰海道王爾祿並以書招公公峻詞拒之是秋 大兵下翁洲名振奉王親擣吴淞以牽制舟山之師拉公同行翁洲陷公扈王再入閩次鷺門時鄭成功軍甚盛既不肯奉王諸藩畏之亦莫敢奉王而公獨以名振之軍為

王衛時時激發諸藩使為王致貢然公極推成功之忠嘗曰招討始終為唐真純臣也成功聞之亦曰侍郎始終為魯豈與吾異趨哉故成功與公所奉不同而其交甚睦癸巳冬復間行入吳淞尋招軍於天台次於翁洲明年軍於吳淞會名振之師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望石頭城遥祭孝陵三軍慟哭失聲烽火逮江甯時上游故有宿約而失期不至左次崇明甲午再入長江掠瓜州侵儀真抵燕子磯而所期終不至復東下駐翁洲是役也故誠意伯劉孔昭亦以軍會或曰孔昭南都之亂臣也公何以不絕之公曰孔昭罪與馬阮等然馬阮再賣浙東而孔昭以操江親兵栖遅海上者蓋累

年矣則其心尚有可原倘疾之已甚使為馬阮浙東之
續將何補乎聞者服之是年名振卒遺言以所部付公
平公平岡入衛之後部下不滿三百至是始盛乙未成
功貽書於公謀大舉丙申公軍於天台是冬軍於閩之
秦川丁酉　大兵遷翁洲之民公還軍翁洲時王已去
監國號通表滇中戊戌滇中遣使加公兵部左侍郎兼
翰林院學士江督郎廷佐以書招公公峻詞拒之是年
七月成功以師會公北行仍推公為監軍泊舟羊山羊
山多羊見人馴擾不避然不可殺殺之則風濤立至至
是軍士不信殺而烹之方熟而禍作碎船百餘義陽王
溺焉復還軍翁洲治舟明年五月成功會公於天台悉

師以行游軍至於鄞之東鄙師次崇沙公曰崇沙江海之門戶也有懸洲可守不若先定之以爲老營倘有疎虞進退可依也不聽而公請以所部爲前軍向瓜洲時大兵於金焦間以鐵鎖橫江所謂滾江龍者也譚家洲岸皆西洋大礮雷鉤而公孫軍出入其間成功違水師提督羅蘊章以所部助公又令善泅水者斷滾江龍而支軍進奪譚家洲礮相約滾江龍既斷則公即進踞上流奪其木城以夾擊之滾江龍雖斷然舟多應礮而沒不得前公登舵樓焚香祝天飛火夾船而墮遂以十七舟竟渡公渡而譚家洲守礮者亦走木城俱潰操江都御史朱衣祚被禽明日成功始至城中出戰不利提督

管効忠走攻城克之議師所向成功欲直趨江甯公請先取鎮江成功恐江甯之來援也公曰吾但以偏師水道薄觀音門彼將自守不暇何援之為成功卽請公行未至儀真五十里士民迎降六月二十七日成功來告鎮江之捷公兼程晝夜進次日抵觀音門而致書成功請以步卒陸行赴白下時江督郎廷佐懼甚不意成功卒以水道來　大兵之征黔者凱旋閩信偕道而至請同守城於是嚴備已具七月朔公哨卒七人乘虛入江浦初四日成功水師方至次日公所遣别將以蕪湖降書至成功謂蕪湖為江楚所往來之道請公往撫之公頗以成功年少恃勇為憂欲留軍中與之共下江甯而

後發辭之不得乃至蕪湖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州以遏上流之援一軍拔和州以圖采石一軍入甯國以逼東道休歙諸城大江南北相率來歸其已下者徽州甯國太平池州四府廣德和無為三州當塗蕪湖繁昌宣城甯國南甯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水溧陽建平二十四縣初公之至蕪也軍不滿千船不滿百但以大義感召人心而公師所至禁止抄掠父老爭出持牛酒犒師扶杖炷香望見衣冠涕泗交下以為十五年來所未見瀕江小艇載果蔬來貿易者如織公軍人以船板援之上江濱因呼為船板張公之軍公所

至城邑入謁先聖遺臣故老赴見者角巾抗禮撫慰懇至守令則青衣待罪考其政績而去留之遠方豪傑延問策畫勉以同仇多有訂師期而去者日不暇給於是徽州降使方上謁而江甯之敗問至初公貽成功書以師老易生他變宜遣諸將分取句容丹陽諸城邑如白下出援則首尾夾擊之如其自守則堅壁以待偏四面克復收兵日至白下在掌中矣成功以累捷又聞江北如破竹謂城可旦夕下雖有遣水師提督羅縕章招撫吳會之命而未行但命八十三營牽連立屯安設雲梯地雷并造木栅而蘇松總兵梁化鳳等以馬步兵相繼至浙之駐防兵亦來援長驅入城莫之遏者前鋒將余

新銳而輕士卒樵蘇四出營壘一空化鳳諜知之以輕騎襲破前屯擒新以去成功倉卒移帳賀明軍壘未就

大兵傾城而出諸營瓦解成功之良將甘輝之言與公合及議過蘇常援兵輝言亦與公合而成功皆不聽以致敗公之聞信也以為雖敗未必遽登舟雖登舟未必遽揚帆雖揚帆亦必入鎮江以圖再舉故彈壓列城秘不使諸將知而更貽成功書以為勝負兵家之常乞益百艘以相助不知成功并撤鎮江之師竟入海先是鎮江之捷漕督以師援江甯中道溺死松帥馬逢知密以書請降其自巡撫而下皆欲出走故公勸成功持久以觀變旣不得請江督郎廷佐等復以書招公公峻詞

拒之廷佐乃發舟師以拒公歸路期必得公而後已公與諸將議以下流已梗而九江一帶尚未知我之敗我麾下已萬餘前此豪傑來見者又多成約不如直趨鄱陽招集故楊萬諸家子弟以號召江楚八月七日次銅陵與大兵之援白下者遇公奮擊敗之沈其四舟是夕

大兵以不利引而東下礮聲轟然而公軍誤以為來劫營遂潰或勸公入焦湖慈溪義士魏耕遮道說公以為焦湖入冬水涸不可駐軍而英霍山寨諸營尚多耕皆識其魁請入說之使迎公乃焚舟登陸士卒願從者尚數百人十七日入霍山寨已受撫不納乃次英山甫度東溪嶺而追至士卒紛竄相依止一童一卒迷失道

賂土人爲導變服夜行天明而蹤跡者多導脫身去又以賂解散諸蹤跡者然而茫然不知所之念有故人賣藥於安慶之高河復賂一土人導以往至則故人適他出而其友有識公者蓋亦以觀變從江上來至安慶者也遂導公由樅陽出江渡黃盜抵東流之張灘陸行建德祁門山中公方病瘧力疾零丁至休甯買棹入嚴陵又恐浙人之多識之也陂而山行自東陽義烏以出天台公之在途中也海上人未知所向或曰抗節死安慶或曰殉英霍山寨中或曰爲浮屠矣父老多北向泣下者及聞公至婦女皆加額壺漿迎之人謂是役也以視文丞相空坑之逃其險十倍過之而其歸則郭令公之

再至河中也遂駐節天台樹纛鳴角故部漸集成功聞
公還亦喜遣兵來助公公巡視天台海上有長亭鄉者
多田而苦潮乃募諸義民築塘以捍之至今猶蒙其利
乃遣人告敗於滇中且引咎滇中賜公專勅慰問加官
尚書兼官如故明年移師林門尋軍於桃渚時　大兵
兩道入海討成功皆失利而成功以喪敗之餘雖有桑
榆之捷不足自振乃思取臺灣以休士公聞之不喜辛
丑引軍入閩次於沙關成功已抵澎湖公遣幕客羅子
木以書挽成功謂軍有進寸無退尺今入臺則將來兩
島恐并不可守是孤天下之望也成功不聽成功雖東
下而　大兵尚忌之懼其招煽沿海之民於是有遷界

之役沿海之民不願還。大兵以威脅之猶遲延不發

公頻足歎曰棄此十萬生靈而爭紅夷乎乃復以書招

成功謂可乘此機以取閩南成功卒不能用公遺書故

侍郎王公忠孝都御史沈公荃期徐公孚遠監軍曹公

從龍勸其力挽成功而卒不克公孫軍徘徊兩島要其

劉琨祖逖之志未嘗一日忘也而滇中事急公復遣子

木入臺苦口責成功以出師成功方得臺不能行公乃

遣職方郎中吳鉏挾帛書間道入鄖陽山中欲說十三

家之軍使之撓楚以救滇十三家已衰敝不敢出師壬

寅滇中遂陷成功亦卒於臺公哭曰已矣吾無望矣復

還軍林門會閩南諸遺老以成功卒謀復奉魯王監國

貽書來商公又喜卽以書約故尚書盧公若騰而下勸
以大舉又擬上詔書一道又以書約成功子經勸以亞
子櫜櫜三矢之業於是公厲兵束裝以待閩中之問是
年浙督趙公廷臣與
中朝所遣安撫使各以書招公公復安撫書大畧言不
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捍桑
梓乃因國事之靡甯而致民生之愈蹙十餘年來海上
芻茭糗糒之供樓櫓舟航之費敲骨吸髓可為惕然况
復重之以遷徙訖以流離哀哉人斯亦已勞止今執事
旣以兵息民為言則莫若盡復濱海之民卽以濱海之
賦畀我在貴朝旣捐棄地以收人心在不佞亦暫息爭

端以俟天命當與執事從容羊陸之交別求生聚教訓之區於十洲三島間而沿海藉我外兵以禦他盜是珠厓雖棄休息宜然朝鮮自存艱貞如故特恐執事之疑且畏耳則請與幕府約但使殘黎朝還故士不佞卽當夕挂高帆不重困此一方也又復督府書執事新朝佐命僕明室孤臣區區之誠言盡於此閩南消息旣杳鄭經偷安海外公悒悒日甚壬寅冬十一月魯王薨於臺公哭曰孤臣之栖栖有待徒苦部下相依不去者以吾主上也今更何所待乎癸卯遣使祭告於王甲辰六月遂散軍居南田之懸嶴在海中荒瘠無人山南有汊港可通舟楫而其北為峭壁公結茅焉從者惟故參軍羅

子木門生王居敬侍者楊冠玉將卒數人舟子一人初
公之航海也倉卒不得盡室以行有司係累其家以入
告
世祖以公有父弗籍其家卽令公父以書諭公公復書
曰願大人有兒如李通弗為徐庶兒他日不憚作趙苞
以自贖公父亦潛寄語曰汝弗以我為慮也壬辰公父
以天年終鄞人李鄴嗣任其後事大吏又強公之夫人
及子以書招公公不發書焚之己亥始籍公家然猶令
鎮江將軍善撫公夫人及子而弗囚也嗚呼
世祖之所以待公者如此蓋亦自來亡國大夫所未有
而公百死不移不遂其志不已其亦悲夫於是浙之提

督張杰懼公終為患期必得公而後已公之諸將孔元章符瑞源等皆内附已而募得公之故校使居翁洲之補陀為僧以伺公會公告糴之舟至以其為故校且已為僧不之忌也故校出力以脅之其將赴水死又擊殺數人最後者乃告之曰雖然公不可得也公畜雙猿以候動靜舟在十里之外則猿鳴木杪公得為備矣故校乃以夜半出山之背攀藤而入暗中執公并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十九日公至甯杰以轎迎之方巾葛衣而入至公署嘆曰此沈文恭故第也而今為馬廐乎杰以客禮延之舉酒屬曰遲公久矣公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今日之舉速死而已數日送公於

杭出甯城門再拜嘆曰某不肖有孫故鄉父老二十年來之望朮遣官護行有防守卒史丙者坐公船首中夜忽唱蘇子卿牧羊曲以相感動公披衣起曰汝亦有心人哉雖然吾志已定爾無慮也扣舷和之聲朗然歌罷酹酒慰勞之而公之渡江也得無名氏詩於船中有云此行莫作黃冠想靜聽先生正氣歌公笑曰此王炎午之後身也浙督趙公寄公獄中而供帳甚隆許其故時部曲之內附者皆得來慰問有官吏願見者亦弗禁公終日南面坐拱手不起見者以為天神杭人爭賂守者入見或求書公亦應之嗚呼制府之賢良在張洪範之上然非

仁祖如天之大度則褒忠之禮亦莫敢施非公之忠亦無以邀

仁祖之惓惓也九月初七日公赴市遥望鳳凰山一帶曰好山色賦絶命詞挺立受刑子木等三人殉焉公諱煌言字元著别號蒼水浙之甯波府鄞縣西北廂人也父刑部員外郎圭章祖應斗曾祖尹忠太夫人趙氏感異夢而生公公神骨清削勁挺生而跅弛不羈喜呼盧無以償博進則私斥賣其生產刑部怒先宗伯公之中孫穆翁雅有藻鑒曰此異人也乃以己田售之得金三百兩為清其逋而勸以折節讀書思陵以天下多故令諸生於試經義後試射諸生從事者新莫能中公執弓

抽矢三發三中舉崇禎壬午鄉試慼憤國事欲請纓者
累矣而卒以此死公初以爭頒詔事與同里楊侍御文
瓚忤遂不復面及戊子侍御一門死節公哭之慟曰負
吾良友所親有失節者公從海上貽之書曰汝善自衛
勿謂鞭長不及汝吾當以飛劍斬汝公之初入海也嘗
遭風失維飄至荒島絕食夢一金甲神告之曰贈君千
年鹿遲十九年還我次早果得一鹿蒼色人食一臠積
日不餓及被執又夢金甲神來招之蓋十九年矣雅精
壬遯之學己亥之渡東溪也占得四課空陷方大驚而
兵至糴舟未返即以金甲之夢占之大凶方呼居敬告
之而兵至生於萬歷庚申六月初九日得年四十有五

娶董氏子萬祺並先公三日戮於鎮江女一即歸予族
祖穆翁為子婦予族母也初杭有舉人朱璧者抗詞作
保狀以百口保萬祺母子不得今以再從子鴻福為公
後公之未死也嘗賦詩欲葬湖上岳忠武王于忠肅公
二墓之間於是鄞人故御史紀五昌捐金令公甥朱相
玉購公首而杭人張文嘉沈横書等殮之有朱錫九錫
蘭錫旂錫昌兄弟者豫為公買地經紀之而鄞人萬斯
大等葬之南屏之陰從公志也姚江黃公宗羲為之銘
子木等三人附焉至今七十餘年每逢春秋佳日游人
多以炙雞絮酒酹公墓下者而吾鄉亦以公忌日祭之
羅子木者名綸以字行溧陽人也已亥公在江上子木

挾策上謁公以其少年而負奇氣有清河李茤之目欲留之幕中以父老辭及公之蕪關子木之族父蘊章故在成功軍中引見成功江甯之敗也子木涕泣頓首固請成功無遽去而不能得成功因強子木奉父泛海子木至海上不欲叅成功軍事旋奉父北行將赴公營卒與　大兵遇格鬭子木墜水得救起而其父被縛去子木展轉閩南思出奇計以救父適時不得音問嘔血幾死復赴公營公勉以立功卽為報仇遂相依不去以死冠玉鄞人制府以其年少將脫之固請從死王居敬者字畏齋一字采薇黃巖人也公被執居敬以計得脫其後為僧名超遯頗能言公遺事亦不負公者而前此誘

執公之故校得以功授千户奉大帥命巡海島猝遇公之舊將憤其害公執而殺之予嘗謂公解軍而後已將以懸嶴為首陽向非張杰生事徼功公似可以無死然是時公猶未五十非甘心黃冠以老者也若留公至十年以往三藩之禍公決非肯晏然坐視者而謂中土能忘情於公乎此文山之所以不見保於夢炎也且天下無惜死之忠臣剖肝絕腹正所以全歸也公丙戌以前文字皆無存者今所存者有奇零草甲辰六月以前之作也氷槎集其雜文也北征録己亥紀事之編也采薇吟則散軍以後之作而蒙難諸詩附焉共八卷公既變防守卒史丙之義遂日呼與語因得藏公之集有宜興

人徐堯章者從丙購之曰公之真跡吾日夕焚香拜之不可以付君堯章乃抄以歸嗚呼吾鄉死事諸公公為最後而所成亦最偉然世人但知夸公之忠誠而予更服公之經畧故涉歷山海之閒且耕且屯而民樂輸賦招撫江北三十餘城而市不易肆小住緱城而陂塘之利傳之無窮惟其深仁以成遺愛斯在古人中諸葛孔明渭南之師不過爾爾諸葛有荆益之憑藉所以得成三分之業而公無所資終於賫志以死則天也嘗有盜公之衣者部下禽而獻之公曰衣在我為我煖在爾為爾煖其煖一也卽以其衣賜之其大度如此姚江黃公之志其敘公北征稍詳而前後多所畧漏至於公之官

階終尚書浙督趙公曾以其印上之而高氏雪交亭集以為閣學黃氏墓志以為侍郎皆不合翁洲新志則謂公於己丑已官尚書亦不合若杭人吳農祥所作公傳尤誕妄不足取信予乃攷公集中諸事跡合之野史所紀并得之先族母之所傳者別為碑銘一篇或曰公子萬祺在鎮江故嘗有侍婢舉一子守者憐其忠嗣私為育之然今無可攷矣其銘曰

天柱不可一木撐地維不可一絲擎豈不知不可聊以抒丹誠亦復支吾十九齡啼鵑帶血歸南屏他年補史者其視我碑銘

附舊寄萬編修九沙札

黄先生作蒼翁志但據北征錄爲藍本大段疎漏不止誤以尚書爲侍郎也如江上爭頒詔一案是蒼翁始終爲王脈絡中間又能轉移鄭氏使化其舊隙爲我合力是蒼翁最大作用晚年欲再奉主起事及力必不逮而後散軍是蒼翁始終爲王結果此十九年中三大節目也而黄先生皆不及之答王安撫書前半如謝疊山之却聘後半如陳參政文龍請漳泉三府以存宋祀之旨皆不應不錄而王之薨在壬寅冬十一月可以攷正明史别有考尊諭令某别撰碑文一首某文豈敢續黄先生之後然考證遺事所不敢辭謹呈上

兵部左侍郎張公傳

明之亡也死義者連鑣接袵若播遷窮海而之死靡他稱一代碩果者則有宋文丞相而後推明之張司馬煌言云煌言字玄著號蒼水鄞縣人遠祖當元時逃入高麗以家世仕宋故至明初始歸籍甬東稱高麗張氏高祖伯祥起家孝廉為令列郡志孝友傳父圭璋號雨如甲子乙榜母趙孺人艱於嗣虔禱關壯繆生時父夢五色雲現故小字靈幼善病病輒瀕死六歲就塾書上口即成誦十二喪母父判河東鹺署解州篆為壯繆故里煌言謁祠下撰文祭告以忠義自矢年十六補邑弟子員迅筆皆驚人語性豪宕喜聲歌六博兼致談兵挾策

之徒父庭訓甚嚴屢杖之劝改年二十三中壬午鄉榜即操選政弁其集曰銘燕名大噪乙酉甯紹兵起躡屩走台郡迎魯藩諱以海孝王第八子癸未兗州破孝王與世子咸殉南渡襲封居台州授檢討司誥敕時豪帥擁兵自衛目無共主士騎民困雖有建白勢不得行煌言感憤時事恒聲淚俱咽丙戌六月朔錢塘師潰倉卒馳歸拜其父曰兒將隨主航海竟去監國駐舟山為行在雖有城郭人民而彈丸地孤峙海中諸豪帥若王之仁方國安輩或死或降餘皆市儈菜傭惟老將張名振一軍獨全且擁戴無二心煌言依名振與之協力布為一軍一旅計張㱿代統其兵晉少司馬王兵道爾祿以書招之不應俾親屬闡諭百端又

不應令其父諭之降終不應最後報曰兒不孝甯為趙苞不為徐庶大人善自為計聞者痛之舟山破監國往依閩帥鄭成功其父芝龍故海中劇盜崇禎初受招安倚海為窟歲以番舶通日本琉球暹邏諸國積金錢無算陽奉唐藩子冒賜姓跋扈甚性實恇怯無大略丙戌仙霞關不守芝龍投款倏而北去弟鄭彩子成功踞厦門海島以嫌殺閩部熊汝霖他若名縉紳之從亡者如錢肅樂沈宸荃皆悒怏死煌言決其無成不往獨以孤軍留浙海忠信所孚鄭亦敬而愛之不敢犯也既聞父亡一慟而絕比甦不再哭念已破家殉國父死不葬又妻子顛連無以存活故終其身不畜一姬侍蓋刻厲如

此吏議拒命久籍其家家屬發京口養贍冀其來歸而
辛不動初煌言入海時遇颶風舟盡覆登海島飢困待
斃夢神告曰鉤君侯千年鹿候十九年還我詰朝果得
一黑鹿炙食之人嘗一臠歷旬不飢遇他舟至獲免己
亥鄭成功下鎮江犯金陵煌言亦率其部下𤋮船揚帆
直抵安慶未幾成功兵敗宵遁煌言聞報勢不能獨留
而江路已截舍舟從陸入霍山縣境止一童子相隨盤
迴山谷間迷失道路乃賂土人為導日暮飯脫粟藥足
上靴易雙履乘月而行至黎明走七十里履不容足中
宵涉水益加窘足趾血殷踵盡裂腹且餒望門謀朝餐
凡有問者皆以館師避難對村中聚觀如堵導者尚隔

水遠見村民之遮道而問也謂事必露遽遠去既失道
復失導主僕兩人步履搶徨鄉音又異皆疑為逃卒盤
詰紛然仍以館師對久方解視其中貌厚者胡姓復賂
以金使導行强而後可是日又行三十里宿旅店亦胡
族屬也忽胡之弟至招兄出耳語良久却入而曰君從
海上來非館師也問何以知之曰頃有十數人過弟舍
予弟囙問之知君為海上人吾兄弟意本無他不須過
慮也胡之老人亦具雞黍焉凌晨謀所向僉云應從安
慶問渡當煌言之離蕪關而趨江上也有舊時賓從朱
某來謁叩其近狀云賣藥於安慶之高埠埠市中囙囑
胡導往其地令童子先問朱某藥室所在市人見童子

之問朱也覺有異羣蹤跡之市豪徐某金某皆歙產宿與朱善偶從橋上過聞童子問朱君市人又蹤跡童子亦覺有異以數語解散市人竟去而朱適他往未逾無居停主投宿逆旅媼亦歙人聞為朱君來乃下榻而胡姓導者將於次早別去勢不可留益悵悵無聊倏記安慶向有賣稻船往來江南北必取道樅陽湖高河之樅陽一水可通令胡覓便帆渡江出池州將登九華山徐圖歸計買舟既定暫止客店金與徐又自外至引入空舍問曰君得毋姓張乎詭曰吳姓金曰不然君固司馬公也日者與朱某同謁公江上而軍務旁午余無從晉謁竊於舟次窺見丰采耳遂不諱而告以故金固要至

其家始通姓名詰朝令一何姓者為伴由擬陽渡黃溢出江梳張家灘池州東流縣所轄也再歷建德祁門山中走休甯皆何姓所熟識逐伴同行惟鳥道羊腸較霍山尤甚又患瘧扶病走頭岑岑汗下如雨蹣跚而前東建延袤高山多小寇出沒或乘夜剽掠土人相率持兵守嶺頭凡過客皆攫金為費有戒心焉將次祁門江右有兵出屯朱橋村舍逋逃商旅裹足賴同行多歛人得無他計程兩日抵休甯即可買棹溪行信宿達嚴陵矣乃休邑有客兵過閭閻盡閉乘間得抵城中寓徐之諸父善岐黃者家治具相款然實認為館師與其猶子善而不識其根柢也兵過買棹將趨嚴陵過新安亭亭長

呵止之索篙師金始放行達街口有巡司屛邏卒登舟譏察睥睨久之而去解維過淳安乃入浙省會有文符捉民艇載兵紆道走遂安凡兩買棹繞達嚴郡而晦迹益難乃自婺之東義出天台以赴海壖鳥道羊腸視嶽州爲更甚而辛苦艱難亦復倍之遡自霍山奔走以來之安慶之池之嶽之嚴之婺之浦江之義烏之天台甯海計程二千餘里間關百折志不少挫歸而招集散亡寄身孤嶼在南田臨亹間飄泊數年恆以一劍自隨誓死不貳甲辰秋邏者獲二卒爲導突往執之被執登舟所畜一小猴相向哀鳴躍入水死至郡城提督張待以客禮角巾葛衣輿而入張曰張先生何以屢邀而不至

答曰父死不葬不孝國難無匡不忠不孝不忠羞見江
東勸之降不答次日送之赴省前此投誠諸將卒送者
幾千人齊聲號慟煌言神色自若出西門曰姑緩望北
四拜辭闕也望郭門四拜辭鄉也隨與岸上送者拱手
而別登舟左右翼而行慮其赴水笑曰無慮此非我死
地至武林處於舊府時總督趙勸之降甚力始終不荅
自被執即不食日賦詩自娛守者叩頭哀懇煌言徐曰
旣辦一死何苦累若等乃復食亦惟啖時果數枚而已
一日督院赴館覷額曰老先生郭文到矣煌言即起肩
輿至官巷口口占曰我年四十五今朝九月七含笑挺
文山一死萬事畢端坐於地而正命焉會城義士朱璧

生張文嘉等葬其遺骸於西湖南屏山今杭人稱為南屏先生淨慈寺左卲皇親墳翁仲從之左側遥與岳武穆于忠肅兩墓相望煌言詩曰西子湖頭有我師從初志也夫人董先死子萬祺前三日亦被刑於京口幕客句容羅綸鄞人楊冠玉與煌言同死俱葬於左右三塚巍然楊冠玉者大家從裔與煌言比鄰父母死從之海上臨刑當事見其幼欲釋之冠玉曰司馬公死於忠某義不忍獨生延頸就刃今寒食酒漿春風紙蝶歲時澆奠不絶而部曲過其墓者猶聞野哭云自丙戌至甲辰蓋十九年矣煌言死而明亡

林時對曰公幕客王畏齋黄巖諸生今披緇名超遐

語余云公被執前一日夢金甲神持符稱奉上帝命
召公次早向畏齋咤異其兆俄有白氣一縷直衝至
所居節厰畏齋親見之夜半子時即聞雞鳴吁公之
生死固非偶然也
盧宜曰蘇子卿之使漢北也十九年公之處海上也
亦十九年而公所歷有倍難者其一生一死固可勿
論也公少白皙美丰姿後乃高顴長髯嶽嶽千仞宜
家去公宅僅三四十武幼時猶及親公色笑知之最
詳亦最確當執公時得一篋滿中皆書札提督張應
連梁滋禍取火焚之適里中朱氏婦在署中為女紅
師乞得公詩文名奇零草兩帙今與北征錄祭張侯

服名振字文答王招撫王兵道趙督院書並傳於此然

則天地之正氣固鬼神所呵護也公娍文山之後一

人而已嘗致文山小字雲孫而公降生之兆適與文

山同是又一奇也

明蒼水張公傳

同里謝為霙撰

公姓張諱煌言字玄箸別號蒼水浙之鄞人也世居月湖芙蓉洲父圭章天啟甲子舉人仕至刑部員外郎公少時跅弛不羈好樗蒲無以償博進則私斥賣其生產刑部憾之一日遇相士謂公顏面美秀而體膚粗厲應不得令終公曰吾若舍生取義身首異處甯非正命耶刑部聞言驚異及年二十三登崇禎壬午鄉薦見天下多故毅然以忠貞自任明亡金陵草建與錢忠介同事授翰林院編修出籌軍旅入典制誥丙戌江浙遞潰公泛海依肅虜伯黃斌卿於滃洲明年松江帥吳勝兆兵起以右僉都御史持節監定西侯張名振軍以援之至

崇明颶風覆舟公出諸溺復歸海上又明年移節平岡山寨恢上虞新昌庚寅再監定西軍入長江掠瓜儀抵燕子磯直逼南都而師徒單弱四方無響應者不得已仍乘流東還聯營浙海戊戌滇中遣使授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延平北伐公監軍旋羊山羊山者海中小島神羊羣其上見人不畏避然不可殺殺之則風濤立至軍士不信執而烹之方熟而浪作漂没百餘舟公廢然返旆己亥五月延平全師入江公以所部兵數千延發至崇明公謂延平曰崇明江海門戶懸洲可守不若先定之為老營脫有踈虞進退有依不聽乃取瓜州延平以公為前茅時金焦間以鐵索横江夾岸皆西洋

大炮炮聲雷鈞飛火夾船而墮公不少懼遂克其城以偏師由水道薄觀音門吏民遮道迎附蕪湖亦以降書至延平恐留都不旦夕下則隊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莫辦也逮公至蕪湖公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郡以絕上流一軍拔和陽以圖采石一軍入甯國以逼新安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歸郡則太平甯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甯國南甯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水溧陽建平州則廣德無為和陽凡得府四縣二十四州三江楚魯衛豪傑多詣軍門受約東歸許禡牙相應當是時公師所過秋

毫無犯故江干小艇載果蔬來貿易如織直不知有兵者吏民賫版圖具牛酒迎師父老扶杖香遮公入官署爭先詣謁長跪稽首不見故衣冠十五年矣莫不於邑垂涕亡何而金陵之敗聞初公語延平師老易生他變亟宜遣諸師分巡郡邑若留都出援我則首尾邀擊如其自守我則堅壁以待得四面克復收兵麾至金陵在掌中矣延平不聽以為功在頃刻釋戈而嬉樵蘇四出營壘為空我　朝大師諜知以輕騎襲破前屯延平倉猝移帳質明軍竈未就　大師傾城出戰兵無鬭志大敗延平遂乘流出海并撤京口之師而去公之聞敗也謂我軍雖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揚帆即揚

帆必且退守鎮江故彈壓列城無有變志遣人請延平益百艘天下事尚可圖也已而知其不然　大師艘千餘截公歸路公引舟出鄱陽次銅陵遇楚師戰潰乃舍舟登陸士卒尚數百人入霍山有陽山寨寨在山巔饒薪水可屯萬人但已受我　朝招撫聞公至拒之轉英山投將軍寨適　大師逐北士卒皆竄公僅隨一僕迷失道乃賂土人引之宵遁由樅陽湖出江渡黃湓抵張家灘陸行建德祁門至休甯買棹入嚴陵懼浙人面熟改而山行自婺至東義出天台以達海壖樹纛鳴角散亡復集庚子駐師林門辛丑入閩海遣羅子木至臺灣責延平出師時延平方與紅夷搆難無經畧中原之志

明年滇中潰敗延平師竟不出公復歸浙海甲辰練散兵於岱山懸嶴在海中荒瘠無居人山南多汊港通舟其陰巉岩峭壁公結茆其間從者羅子木楊冠玉餘惟舟子役人而已於是海內承平滇南梗絶八閩安瀾獨公風帆浪楫傲岍於明台之間議者恚公愈甚公有小校來降欲致公以為功與其徒數人走補陀為行脚僧會公告糴之舟至糴人謂其僧也詭之小校出刀擊殺數人以脅糴糴言公處又曰雖然公不可得也公畜雙猿以候動靜船在十里外則猿鳴木杪公得為備矣小校乃負山之背緣藤踰嶺而入夜半執公并及子木冠玉舟子三人康熙三年甲辰七月十七日也十九日至

甯波方巾葛衣觀者如堵墻皆歎息以為畫錦提督張
鴻勳舉酒屬曰遲公久矣公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
救今日之事速死而已後數日舁公之省出甯西門公
下車再拜辭父母之邦登舟額手與岸上送者別千人
皆慟哭失聲至杭州供帳如上賓公南面坐故時部曲
或來庭謁司道郡縣至者公但拱手不起列坐於側視
公為天神杭人賂守者得覩公面為幸翰墨流傳奉為
至寶每日求書者堆塞几案公亦稱情落筆九月七日
幕府請公詣市公賦絕命詩曰我年適五九復逢九月
七大厦已難支成仁萬事畢遂授命子木冠玉舟子三
人皆從死子木名綸勾容人冠玉鄞人公生於萬曆庚

中六月初九日年四十五妻董氏子萬祺先公三日發於鎮江武林張文嘉甬水萬斯大僧超直讀公遺詩曰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特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盡鴟夷乃葬公於西湖之陰承厥志也後歷二十餘年有先朝遺老彷西臺故事嘗於黑夜素冠練服炙雞絮酒拜奠墓前歔泣呑聲而去不知其遠從何處來也先是鴻勳執公之日盡聚公畫書籍於庭燬之有鄞人朱金瓏妻李氏時為勳女師急遣侍鬟向焰中取書得公所著北征録奇零草勳追之李氏易槖工邸報二本應追者投諸火今黃宗羲檢

二書次第之以撰墓誌雯据撫墓誌芠補之以立傳皆李氏力也嗚呼忠孝精靈水火不可澌滅豈非天哉

附四明談助一則

蒼保號燕山漢軍廂白旗人嘉慶三年任浙江提督性廉介却絕苞苴統轄全省静以鎮之一切軍務能以真心體貼喜讀書工書法結搆渾勁人有求書聯額者欣然立就雖居武職綽有儒臣風度公苗姓世為旗弁嘗語黄東井曰吾姓非苗也祖上為鎮江都統有故明忠臣張氏者其子執於鎮江祖上憐其忠孝為娶婦其子而以為己子以至於今吾張氏也世傳蒼水有孫存於旗下其言猶信